

# 我们的阅读故事

## 老照片里读贵州

沈松钦



刘深灵在整理书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摄

郭征帆参与诵读活动。  
(受访者供图)

辛岳与她的读书活动走进学校。  
(受访者供图)

### 白云区蓬莱书院创始人刘深灵：

## 浸润文化芬芳 传播文化书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点亮一盏灯，照亮读书的路。对年少时的刘深灵而言，时代的尘埃太过厚重，那时微微亮着的灯光，几度模糊了人的脸庞，这条读书路步步走来，于他充满着渴望与艰辛。

“我们那个年代经历了太多波折，小时候要读书，还得自己上山去割草来盖教室，全是土坯房，比不上现在这个条件了。”深冬寒月，在白云区牛场乡蓬莱村平山组的家里，刘深灵不住感慨。

头戴一顶小礼帽，眼神专注而有力，尽管已78岁高龄，但刘深灵看起来仍精神矍铄。曾在蓬莱村当了10多年村支书的他，打从童年记事开始，就与书香文化结下了深刻的缘分。

在刘深灵的回忆里，家里四兄妹的春夏秋冬全是在父亲的讲学声中度过的。“我爷爷和父亲以前都是本地有名的私塾教师，父亲甚至还会主动去到村里，让村民们把孩子都集中起来，找一间空屋子凑一

凑板凳桌子，教他们识字。”

童年时受到浓厚的教育氛围熏陶，刘深灵早早便知晓文化的重要性。耳濡目染下，他对教师这一职业更积淀着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开始担任村支书的10多年时间里，从家里父辈留下来的书本日记到每天的报纸广播，他的工作和生活始终没有和文化书本分开过。

谨记“传播文化、教书育人”的祖训，退休后的刘深灵念着家里的教育渊源，加上父辈藏书的基础，决定办一个农家书屋，把家里代代孕育的书香文化传播开来，传承下去。

2010年，趁着家里盖新房，刘深灵动员全家自筹资金12万元，在家中楼房第一层办起了农家书屋，后取名为“蓬莱书院”。如今，书院藏书10000余册，均免费向村民开放借阅。

为了更丰富书院的藏书门类 and 数量，刘深灵还主动联系花溪大学城的几所高

校，大力收旧书和赠书等；为了让书院的文化气息更浓厚，讲堂书桌上还专门准备了文房四宝，但凡来书院参观留下墨宝的书客，刘深灵都会自费将其书写多的作品裱好收藏，悬挂在书院墙上。

“当时父亲内心觉得虽然退休了，但还想发挥一点余热来做感兴趣的事情，几姊妹当时虽然各家也有各家的难，但还是力所能及地支持他，把这个书院办了下来。”大女儿刘毓兰说。

原本修建的新家一层是用来做大客厅使用，因刘深灵用其创办了“蓬莱书院”，每到逢年过节，全家四姐妹集体回家探望双亲时，十几口人必须得全部挤在旁的小灶房里。

“虽然地方小了点，但是我们都很开心，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很喜欢买儿童连环画给我们看，邱少云的故事、上甘岭战役、小兵张嘎等，想起来都如数家珍，从小就在我们心里播种了对家国热爱，对文化重视的种

子。”刘毓兰告诉记者，将来也希望自己握好父亲的接力棒，把书院越办越好。

采访这天，坐在灶房火炉前的靠椅上，刘深灵的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内容，他告诉记者：“我现在看书、看电视的时间占了一天的三分之二，平时的地方新闻频道更是非看不可，这是我每天了解外界窗口。”

而今，每逢周末和暑假，常有村民和孩子来到“蓬莱书院”充电学习，大到五六十年代的老人，小到三四岁的孩子，最多时，一天能接待200余位村民。

年少时浸润文化芬芳，年近时传播文化书香。这一方120平方米的小天地，既是刘深灵给自己搭建的“梦工厂”，亦是其传播文化、推广阅读的“黄金屋”。

采访结束时，站在门前那棵巨大的桂花树下，刘深灵的身影显得渺小而单薄，但他通过“蓬莱书院”播撒出的一颗颗种子早已飘远，孕育着无限希望。

### 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郭征帆：

## 阅千古经典 读人生百态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江佳佳

岁末寒冬，冷风呼呼地往衣服里钻，铜仁学院人文学院2021级秘书学专业学生王江萍紧了紧围巾，快步往教室里赶。“郭老师利用早读时间，带我们读唐诗，我的写作水平提升了不少。”

琅琅书声中，藏着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郭征帆的苦心，“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阅读方式多元化的今天，郭征帆认为，白纸黑字的纸质阅读更能让学生静下心来。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秘书，必须具备提笔能写、开口能讲、遇事能办、问策能答的能力，阅读能让我们快速提升自己。”三尺讲台育桃李，满室书香润心田，为了

让学生从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郭征帆时常组织开展读书沙龙、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学生在阅读中成长。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郭征帆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受家人影响，打小便喜欢阅读。于他而言，阅读是源源不绝的活水，是长盛不败的繁花，书中不仅蕴藏着无限可能，也如明灯般，照亮漫漫人生路。

“最喜欢读《红楼梦》，小时候透过荧屏，埋下了阅读的种子。”15岁时，郭征帆花10.5元，购买了人生第一本小说《红楼梦》，书中内容晦涩难懂，他读得很吃力；上大学后，其时段振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的讲解，让郭

征帆对《红楼梦》更加痴迷。

“没细数读过多少遍，但每个年龄段都读出了不同的感受。”在郭征帆看来，阅读如酒似茶，不仅把岁月变得层次分明，也让生命变得更加清冽醇厚，酷爱读书的他，家中藏书超万册，涉及文学、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等门类。

“用怀疑的态度去阅读，就不会被作者、不会被所谓的权威牵着鼻子走……”这是郭征帆阅读笔记里的一句话，他认为，阅读、笔记、思考是最有效的读书方式，而将阅读与自身专业、教学结合起来，撰写文章、书稿，是让阅读进一步深化的另一种形式。

几年来，郭征帆在《红楼梦学刊》《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30余篇，并在中华书局、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主编、参编的著述20本，出版作品字数累计超500万字。

“诵读经典，是对优秀文化的发扬与传承。”读书之余，郭征帆还积极参与到相关经典诵读活动中，他为相关单位编排的朗诵节目，曾多次获奖。

阅千古经典，读人生百态。无论工作多忙，郭征帆都要挤出点时间来看书，他说：“阅读之乐，在于知新、明德、立心，只有大量而广泛地阅读，才能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才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 安顺市朗读学会会长辛岳：

## 开启“不喧哗，自有声”文化之旅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郭倩倩

电话中，听到辛岳用厚实的播音腔介绍自己，虽然还未谋面，记者脑海中已浮现出了这名朗读者的样子。

作为一名电视主播，辛岳这个名字在安顺早已家喻户晓。因为工作关系，辛岳与朗读结缘29年。

“刚开始，朗读是我作为主持人背稿子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辛岳觉得，虽然做节目更多的是播和说，但有时候觉得通过朗读能够帮助自己理解并且揣摩作者创作的心路历程，用朗读更能把作者创作的优美文字用声音进行二度创作，通过良好的语感、丰富的表情和手势、语音语调的抑扬顿挫，补充了词语本身的不足，使作品锦上添花，让节目丰富起来。“真正喜欢上朗读，

应该是进电视台以后。”辛岳回想。

两年前，央视一档节目《朗读者》火遍中国，作为热爱朗诵且有专业水准的辛岳，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安顺这座文化之城，也要有自己的朗读者，让朗诵这门高雅的有声语言艺术得到推广和普及，让安顺朗诵爱好者有一个自己的“家”。

在辛岳的大力推动下，加上安顺市文联、市音协的全力支持，2019年9月，安顺市朗诵学会挂牌成立。

刚成立学会后，辛岳便组织了第一场朗读活动。“手忙脚乱”可能是这场活动的最佳描述。因为加入朗读学会的会员来自不同单位，年龄也参差不齐，相互间又不熟悉，还没有时间排练。“即便如此，我依

然对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心表感激。”辛岳说，“正是因为大家对朗读的热爱，才聚集到了一起，就这样，匆忙地在活动前合诵了一下，便为现场的观众演绎了名家名篇。当时的我第一反应就是：咱们安顺怎么有这么多的好声音，他们一张嘴，文字就不一样了。”

此后，在做朗读推广活动中，辛岳也越战越勇，越战越有经验。

2019年9月的普通话推广周中，辛岳组织了15名志愿者走进安顺市西秀区启新学校，开展普通话推广70华诞——推普走进移民学校活动。学校前来参加活动的同学被分成6个小组，志愿者们教他们说普通话、朗读课本上的课文，同学们学得特别

认真，志愿者们也特别卖力，最后6个小组上台比赛，由学会专家进行点评，评出了前三名，学会自筹资购买的练习本当奖品发给他们，获奖孩子的笑容深深印在了辛岳和志愿者们的心中。

辛岳说，“活动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是人生第一次上台说普通话，暂且不谈是否标准，但锻炼了他们的胆量，收获了驾驭舞台的能力，这样的推广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活动是有意义的。”

虽然朗读学会运作起来也有很多困难，但“热爱”激励着辛岳阔步向前。如今，辛岳的朗读学会已有会员160多人，大家活跃在安顺大大小小的文艺舞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我到天眼新闻文化频道实习，第一个引发我阅读好奇心的栏目是赵相康老师的专栏《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老照片就像酒一样，时间越久，分量越重，价值越高。至于老照片因为什么而“老”，我们似乎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也许是老照片里的美好瞬间和历史时刻都无法重来，时光也无法重复，所以老照片就显得弥足珍贵。

为什么老照片会显得如此珍贵？我想是因为早年摄影技术和设备还处于启蒙阶段，拥有摄像机的人非常少，再加上当时摄影行业并不普及，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也相应很少。现如今，大数据时代，媒介发展迅速，除了图片这种记录生活的方式之外，我们还能通过视频来留存我们的记忆，甚至还可以通过高超的科学技术还原当时的场景。正是在二者强烈的对比之下，才让我们觉得老照片尤其珍贵。当然，老照片除了视觉上给我们冲击之外，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深厚的内容，也就是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每张照片的拍摄地、摄影师、摄影机以及照片上的人和事，都装载着深深的回忆，虽然照片的时代和形态凝固了，但是故事里的精神却永不过时。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将主题聚焦于贵州的一张张老照片，打造了《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栏目，旨在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探寻声音背后的故事。

栏目所采访的每位摄影专家，荟萃了不同年代艺术性与故事性俱佳的反映贵州历史文化的老照片，重点聚焦的是老照片背后的贵州故事。当我们翻看一张张图片和一个个故事的时候，其中传递的贵州精神让我们不禁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源自我们现在所处的巨大的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变的初心和信仰。我想，老照片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不是因为过去的生活有多诗意与美好，而是照片里有人情，有故事，有我们所不知的历史真相。

用照片丰富贵州史料。老照片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它可以直观迅速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在这些充满了故事的照片中，我们见到了一个又一个贵州历史的细节。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对贵州史料的完善和丰富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对贵州发展史的完善和丰富，二是对贵州摄影发展史的完善和丰富。

在摄影师冯玉照的镜头下，贵州湘黔铁路这段交通史充满了惊险和温馨的色彩。人民修铁路的场景、感人至深的故事、铁路开通后振奋人心的画面，都在冯玉照的镜头下永久地留存。当然，其中最惊险且重要的一幕要数120吨炸药大爆破的壮观场面，这成为记录湘黔铁路修建的重要历史文本。在《徐宏力：贵州老照片最早可追溯到1846年（上篇）》一文中，退休后的摄影师徐宏力搜集了上百幅贵州1846—1912年间的老照片，整理并出版了《贵州摄影史》。通过阅读摄影师徐宏力的故事，我们惊奇地发现：贵州的老照片最早可以追溯到1846年，此时距离摄影发明仅7年。

用照片唤醒贵州山水。“告别贫困，镜头能做点什么？”这是9进麻山拍摄大关村民掘土造田的王长春内心深处的想法。“作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考虑艺术能为贵州做些什么？”这是摄影师金德明在拍摄黄果树瀑布和织金溶洞时的初衷。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摄影师金德明用5年的时间拍下了贵州数千张照片，包括“黄果树瀑布群”和“贵州溶洞奇观”，填补了我国溶洞摄影的空白。金德明的想法很单纯，他的目标就是想要拍好贵州的溶洞风光，然后让世界知道贵州。1985年，摄影师彭邦卿的新加坡访问之行也将贵州介绍给了世界。“在新加坡的访问交流中，我介绍了许多贵州的情况，尤其是介绍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引起了新加坡摄影界不小的轰动。”

用照片连接跨国民情感。照片最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无声无息地让我们为之倾倒，让我们思绪万千，内心澎湃。在照相机稀缺的时代，能够保存一张昔日的生活照片，从旧照中捡拾一鳞半爪的时光碎片，是何等的令人惊奇与兴奋。

“贵州少数民族的热情，让人记忆深刻。”这是有着60年摄影经历的彭香忠回忆起来最温暖的时刻。几十年的摄影工作，不仅让彭香忠记录了贵州乡村的奋斗历程和发展变迁，也让他真正看到了贵州人的人性之美。当镇山村的村民，将糯米粑、熟鸡蛋、绣花鞋垫悄悄塞到彭香忠的摄影包里的时候，他们的情感突然间就共通了，那汨汨流出的感动让他们都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

同时，老照片还能够让年轻一代了解贵州历史。对于身处新时代的年轻一辈来说，甲秀楼、黄果树瀑布、花溪高坡等，只要我们有时间，都可以切身体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数十年甚至百年前的它们是怎样的，看完了《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之后，或许我们会更加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当我们感叹贵州高桥建设的伟大成就、贵州自然生态的壮丽风光时，也能顺着历史的脚步深刻地感受到这些故事中蕴含的时代文化和民族文化。

老照片是历史的刻录，是社会生活的描写，更是人们生存的证。它就像一个载体，承载着摄影师人生的一个片段，也承载着时代的一个片段，传递着生命的气息。期待《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专栏记者赵相康老师带着我们发现更多的贵州老照片，发现更多的老照片背后的贵州故事！

